



藏書

宋端明殿學士

惠公文集卷之三十

監察御史侯官陳一元校

布政使麻城李長庚

按察使桐鄉沈

知縣龍溪馬鳴起閱

啓

謝知制誥啓

某啓伏蒙聖恩授前件職者入贊訓辭冒華於天
獎旋躋禁近假器於人微賁榮三品之章釐正五

花之判乾坤涵覆輪奐登收謬恩莫回覩處爲懼
切以聯視北門之草唐循四禁之防典司內史之
書周先八枋之重陪正朝之樂酒扈威路之喜游
振職事之經居中可作集右文之治精選匪輕國
家總神轡以馭方 皇源而圖治震于諸福格乃
大和遴延英絢之資輔益聖神之聽處則裁號令
之溫麗進則條科指之通行以故書渾渾而繼虞
朝穆穆而踰漢自匪國器稱乎高雅士林推乎純
深學善詩經文諧律呂則何以奉行策命之密前

望光景之嚴類常揀求奚取叨越如某者結髮平
進濫中下藩賴天時明有祿親逮食畫墁者無望
於三釜安槍榆者自足於一枝旋給筆於中宸得
盈篇於燥吻重以隨牒一官之褥策名十載之淹
狂簡成章僅就小能之技氈毳不舞幾貽真賞之
羞濫及英游已虞過任進曬牙籤之盛虛鳴璩玉
之長以至承諫署之缺員預王闡之記事僕邀補
過冥煩忘勞丐使節以去邦泣父書而銜藜養堂
所倚僅求唵喘之餘祥弁亟更還宿編摩之舊茲

承命召番掌制綸不能追昭文之坦明徒亦伸笥
服之安燠矧復寧平攷實峻譽比肩皇麟在囿之
儀儀元鳳覽輝之颯颯遽收材譎深獎寵多斯蓋
伏遇某人發澤真誠推轂寒素恤稀遷之末迹懋
樂育之深仁過私華袞之褒濡及春天之潤敢不
恪脩志介勗濟官成勤磐石之細書勉鈇刃之近
用是圖報上無玷與人

杭州謝兩府啓

右某奉勅差知杭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六日

赴任訖剡奏陳情幸諧於前命自中易外獲領於
便藩切念某學術迂疎器能樸陋蚤際重熙之日
寢階膺仕之榮徒知執節以致忠不能應機而趨
務歲月持久寵光益蕃雖要職之屢更顧微勤之
靡効間以親闈之養懇辭計省之勞旋改近班俾
分外鎮矧東南之輿壤號繁劇之名都遂其夙心
實亦優寄此蓋伏遇某人協和元化俯徇物情議
論繫乎重輕任使均其勞逸敢不益堅素守勉布
寬條上酬霑露之仁次答陶鎔之力

回韓舍人啓

右某啓伏審祇奉寵章進司明命伏惟歡慶切以
 朝家百化整整萬官林林曰重與輕自內而外况
 直星垣之祕處天禁之嚴文章之所本原號令之
 所基始鼓萬方之動莫尚乎辭舉三代之英以至
 于道號爲清貫屬在元英伏以某人德粹行方學
 老文鉅爲之英策可施廊廟之崇語以名聲宜冠
 公卿之重歷登膺仕常邇清光遽陞秩於春華途
 試才於翰墨旋繇宮邸密謹宸趨二螭之坳旣重

史職四禁之祕

缺二字

詞林以仕論之居高故褒章

之特異擢名近

缺三字

珍羣敷天下之言一還於深

厚遞省中之直猶

缺二字

嚴凝矧復通國政之論思

自上心之東注若

缺三字

繇此階升承禮意之相先

辱戕脩之來貺感銘

缺二字

交萃衿膺

回賢良李祕書啓

右某啓伏審奉方聞之語寘絕異之科寵榮

缺三字

駭羣聽切以朝廷考百化之統究萬微之源內則
 參和於廟堂外則博訪於郡國尚慮疑異之至有

幽而難曉經綸之術有鬱而未通乃於簪紱猷畝之間起策謀文學之士俾造便座極陳昌辭指朝端之紀綱論天下之利害上切親覽弼成化功伏以賢良祕書學該天人識洞今古聲華溢于韶夏行實粹於璆琳練達經權講通治亂賈誼宣室深對於所然平津太常首承於召見脩程伊始親議所歸方拭目以想聞遽裂戕而見授情文甚厚衰拙何勝永光篋笥之藏愧乏瓊瑤之報

回賢良范祕丞啓

右某啓伏審入造明庭恭承大問擢陞異等光駭衆聞伏以賢良祕丞學臻本原言有闡域精識萬變深天人之交大名一飛在日月之下以久大自處而不習章句以功業自期而好譚經綸賈揚之鴻藻何多晁董之芳莛盡在頓自上心思啓沃之論深詔執事舉方聞之賢薦書適遠於九閭俊譽已交於多士程文禁閣竝厠於羣英奉對宸儀超躋於上第龍階尺木之翼鵬漸南溟之圖號爲得人丁此盛日猥承大軸之睨首講好言之勤在於

疎涼非所宜稱愧乏瓊瑤之報但光篋笥之藏

泉州回交代啓

膺命遙藩交龜視事否德踰爵無裨漢詔之嚴善
政告新幸服蕭規之誨喜及瓜而為代傷折柳以
贈行詣闕旌軒淹致堯而有素攀轅父老思借寇
以無階促祖禮之空疎贖思心之愧結去德未移
於旬浹因風頻寄於年華敢曷謙矩之光加有公
極之賜異辭温密誠虛長者之懷褒指勤能似重
宵人之過永言佩刻迥異等常顧水驛之阻脩逼

年籥之適暮勉祈寶嗇前拜寵靈禱系之私剡濡
曷旣

賀文相公樞使啓

竊審拜恩宸闕正位樞庭伏惟歡慶恭惟樞密相
公望重本朝聲加殊俗抱夔龍明允之業會堯舜
光華之辰忠言嘉謀盡上前之啓沃入輔出帥繫
天下之安危四方于宣二府更踐上方尊任舊德
圖廻太平委大柄於機衡運缺二於帷幄雖本兵
之地載副於具瞻而當軸之司缺四任某聳聞成

命增抃鄙悰恨守外藩阻移崇屏

回秦州知府錢端明啓

涖官東周無日暇給引領西屏若天阻遙勤企讌游積深悰悃久稽寒暑之問懼黷高明之威忽辱眷私遠煩禮訊竊惟節制方面奠安藩維神明擁全戩穀來相伏惟某官識通聖奧德重坤言行業幾于古人經藝純於當世光映朝列簡在宸衷延登書殿之崇總統麟符之重敢冀副上之朧御生以和茲用感藏豈勝譚悉

省主端明韓侍郎啓

伏審祇奉制書總司計籍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至誠格物奠學際天飛步書林文采昭於羣聽正冠憲府風聲凜乎四方厭從事物之勞繼得藩宣之請化行右蜀入尹上京理狀亟聞帝衷彌簡領縣官之經費尚屈周才代天工而燮調佇諧僉議某屬嬰官守阻遙賓除抃蹈茲深名言罔旣

呂樞密啓

伏審顯膺中旨榮貳內樞伏惟慶慰恭惟某官資

以天高美由世濟親觀亨嘉之會自祈睿聖之知
材用之全所臨必最禁嚴之選其歷殆周繇右蜀
之召還領中都之經費上心已簡師錫攸歸籌幄
深嚴已叅於坐論國鈞繁委卽應於具瞻某限守
藩方阻趨賓屏側聆渙號徒抃深衷

回校勘孫學士啓

伏審被命宸庭升榮文館伏惟權慶國家纂襲慶
緒網羅藝文惟名號之浩繁重簡編之舛缺旁求
時彥增置舊員豈徒正錄略之訛蓋亦廣賢才之

育校勘學士業履尤異名稱甚隆向在先朝首當
高選緝羽陵之紛蠹覲金匱之幽藏歷日居多疇
庸果茂先貽啓幅敷敘榮期感抃之深名言罔旣
賀李太尉啓

竊審榮加使節出鎮侯藩明命載傳僉圖允協恭
以知府太尉長才經遠敏識通微世濟美於大忠
家聯華於近侍蚤更中外之寄夙藹縉紳之稱吳
國撫封久思於留務漢壇授將初建於齊牙仍殿
重邦併光優渥元戎十乘已宣連帥之威泰階六

符卽正熒煌之座方聞殊拜增抃鄙懷其諸瞻祈
難以文諭

回知瀛州知府待制啓

言念竊便藩之寄越在天隅瞻帥闡之嚴况如霄
極惟神交之留念煩手記以相先宛然成章永以
爲好伏以某人以道自鎮與時會亨進更臺閣之
游積有朝廷之望維北道之分邊防且嚴重天之
威兵制盡在况直雲章之祕方司武律之崇併授
權綱用清氛祲行促追鋒之召入持造物之鈞冀

保興居庸符公望

判府相公問候啓

近以國家載煩舊德專鎮大邦阻窺上衮之嚴莫
遙翹材之盛明神薦祐景福如歸伏以某官大方
無倪全德若隱武公之政宜在國人文子之勳復
刊盟府然且解魁衡之務重屏翰之權孟津三門
已給甘棠之愛函詩七月載歌零雨之思庸副具
瞻大庇羣品敢祝爲上毗倚精調寢興私所禱祈
坐勞懇悃

回慶州經略觀文孫侍郎啓

伏審就膺詔書移奠侯服夙叨獎願不無懽心恭惟某官推誠在民以道結主出處聳當世之耳目議論繫本朝之紀綱故日月之光得以明其義雷霆之下不能移其忠上以天下之雄時惟關中之會維周之翰申伯偃藩自陝以西召公作帥然考來今之制此爲元宰之基納願兼常治書見貶意非詞盡感與抃俱

回秦州密學侍郎啓

伏審外改使符西鎮侯服斗樞進直朝望增榮伏以某官性明而誠體靜以正中外共仰聖神所思頃繇司牧之卿進拜綠圖之府出持漕節曾未歲辰上惟秦谷之雄前控戎庭之會特煩鎮撫用遏披猖提數道之兵大建一方之政茲實巖廊之漸允符薦笏之言致慶未遑流書見枉感銘抃系交萃悃悰

回河東都運孫侍郎啓

伏審肅拜制函進陞書殿地兼權重才與望并伏

惟某官體被中和德含方重露賢才而特起會聖
旦之重雍向領帥垣翹專方面上以大鹵之輿部
天驕之接疆輸轉至煩調度頗急足兵足食將仰
於周才爲龍爲光豈量於後拜何期冲抑遽辱飛
牋謹於置藏永以爲好

賀運判啓

伏審顯膺渙綍出貳均輸爰擇剛辰以諧上禮伏
惟慶慰伏以某官秉心醇粹植操清夷早邁休期
荐更寵數圭府佐治方成刺部之猷蕩節宣威爰
假工商之畫矧惟下車俯邇投刃皆虛暫資強富
之謀卽奉清閒之讌叨分寄任始喜同官抃躍之
誠剡削無諭

回賀編校丁學士啓

伏審榮拜王言進居文職且賢者器業已爲人之
所知而朝之公卿繇此途而登用伏以某官學奧
知鉅德粹行方入紬四庫之書深被九重之眷權
陞詞館度越珍羣行居天禁之嚴仰直星垣之祕
側聞優拜倍積抃悰煩禮意之相先遽牋修之來

貺玩詞益感敷敘奚周

觀文侍郎啓

伏審儼避樞衡出專方面進陟天官之貳榮躋書
殿之華制命傳聞歡頌交慶伏以某官均岳之鎮
得坤之元簡在聖神踐歷中外本兵之府勞制勝
於未形瀕海之邦暫均休於共理明詔一出先聲
四飛側聽下車卽聞報政惟恐中途之召促調元
鼎之和系詠之深敷宣綱旣

回盧龍圖啓

伏審得請宸廷專制方面號稱東海之表仍寵駟
車之榮上眷素隆懽頌交慶伏以某官以道結主
推心及民議論繫本朝之紀綱出處聳士人之觀
聽暫解經筵之務邊分藩屏之雄齊魯連疆報政
不須於朞月勳華當宁經邦卽賴於謨明會承驛
置之來首枉牋修之貺茲用感服豈勝究宣

回定州傳密學啓

伏自進直斗樞領府朔屏謀帥之重注意益隆惟
幙府之初開保靈襟而加謚伏惟某官抱器閔遠

逢辰靖嘉內外展勲文武惟憲中山屏翰北道襟
喉常宿勁兵號稱要壤聊護諸將式遏一方矧隣
好之締修屬戍防之罷警行膺迅召別遲登庸猥
荷眷私遠煩音訊曲敦契舊倍切感銘

回洪州施刑部啓

近膺中詔出守外藩理舟御以公流敢稽嚴旨奉
親輿而至部幸慰慈顏承候置之遠貽辱珍滕之
見既持謙自處匪異異牀推美過隆有如華衮此
蓋某官之方繇器望適統藩垣早者奉朝實託雅

游之厚今茲忝寄又通隣道之懽尚阻披承倍深
感系

回沈郎中啓

側聞優拜上恩往釐外計地兼權重才與望并伏
以常宿勁兵實最他道率資用調亟委均輸申命
數以載隆總事爲而益厚伏以某官周才應務遠
識前民乘西洛荒歉之餘盡歸經畫奉劔易浩穰
之給佇出謀惟由此階升別膺柄用願言珍嗇以
慰傾凝

回陝西運使蔡司封啓

言念日月靡居 歲華之易得江關脩阻曾記問
 之難通伏辱郵音特形禮意承按行多暇固擁之
 福以假寧伏惟某官早逢聖神自奮缺三字淵美
 內富激昂感慨以特高矧茲陝服以西號為要
 地朝廷之任式藉通才尚希保和別膺任

回廣西沈運使啓

向者承祗事 言過敝封暫闕八字臺之重請行甚
 結戀茲深諒安闕六字及時之間眷存良厚感哉

增多矧惟才遠而缺二字能以介臨按遠 所出
 車之游召歸嚴宸缺三字笏之賜願持主術庸副睿
 詞

衡州國博啓

伏審某官顯膺 綽出領使麾殿衡岳之名都冠
 荆湖之鉅屏徒茲 重缺二字均勞豈謂特示隆私
 貽芳檢篤叩勤之雅誨摘葆飾之英辭缺二字露
 冕之餘無廢高壺之樂民俗歸厚已銷南顧之憂
 堯疇咨宜備西清之問克伸讌集增煥邇班傾

頌之 翹凝更積

陸太傅啓

郵驛相遼聲猷且阻忻聆貳政多所上聞近者猥示榮緘備形謙德曲敦獎飾之旨極摘彪紉之辭繹玩于三寘藏不滅餘杭會屏東浙要封屬當贊治之餘益振批輻之利坐旌美課行峻榮階歌薰在辰浮瓜阻宴傾企之素敷敘奚殫

建州運使曹郎中啓

曩蒞缺二實託雅游之厚洎分郡寄復通隣道之

權猥辱

缺二

遠勤禮訊詹言清晤彌切中藏伏以

某官適總

缺二

夙推時望風生列壤欽抗志之澄

清 奏中臺

缺二

褒恩之優渥歎炎方熾會見尚

賒系 銘矜膺 華

回宮使曹相公啓

竊藩垣之便越在遠方瞻門戟之嚴况無虛日承抑宰衡之體時頒使驛之書諒惟拱揖大和介受景福伏以某官膺時間傑與國純忠在環衛之崇尤號敦固加戚里之近最爲賢明更冀對時之休

御生以道匪私勤禱抑衆具瞻

回唐龍圖啓

伏以延閣疏榮高牙開府 洮河之種落握大鹵
之師屯節制缺二字表儀體重 常 始傾抃尤深
伏以某官盛德鎮 嘉名拂世忠義所激高視於
古人權任所專威流於異域遠煩禮訊欽荷謙光
感篆欣瞻併嚴悃幅

謝隣州知通啓

近膺中旨出守近藩瞻言篤信之邦俯出經塗之
地荐呼趨而狂駕陪捉塵以聞譚逖念眷私實懷
感著屬茲視事之始早稽剡牘之儀緬惟首夏清
和惠條寬肅處於餘裕固練神而有方給布懽謳
行辨裝而趣召

杭州侍讀啓

鄉者赴治鄙州借途上府游瞻姿望特荷獎延置
酒宴堂屢齒下座解維客艦旋遠重門領職伊初
望風寢阻恭惟靜鎮居叶淑祥伏以某官內閣元
臣禁林舊德簡侯分閫聊福斯民曹叅治裝行須

大位伏冀上爲明 善保粹真

建州林書記啓

言念雖處僻郡多謝來賓人豈慕於生芻禮敢忘
於瓠葉賞心樂事幸可備於良辰旨酒嘉肴絕將
意於君子尋以睽判慙無宴歡豈謂惠書過承雅
好但捧味而無斲卜款會之未期更冀珍調以需
光寵

回賀劉祕監啓

伏承拜命爲藩涓辰立政何撫封之在始特貽教
以相先禮意曲隆銘言不旣矧惟踐歷華貫徊翔
盛時九寺近班最重蘭臺之長四明要地適分竹
使之符行聽政成別膺詔委連名部 寔假隣光
尚冀珍調少慰傾想

回知太平州李郎中啓

外塵薄服勉奉官成雖維一隅距更數舍積有
齋之戀僅稽驛 之行敢從順風獲此來教如奉
燕集諄諄所譚抑聞寢興簡簡其福旣感且抃非
言可窮矧著幹聲之聞將結主知之厚冀精道味

以蹈天和

回新嘉禾知郡郎中啓

曩聞被命未遑馳一介以舉書徒切傾風不啻逾
三秋而結想忽詒汗竹之訊審赴及瓜之期甫邇
晤言預深抃幸矧惟領劇濬之久次踐華省之上
游竚報政成更比齊侯之速別膺大寵旋觀漢札
之飛餘冀珍調庸符詹詠

錢舍人問候啓

言念川陸差遠信郵僅疎虹蜺之光適此東望金

玉之問遽然南來損抑載深感服良厚伏以某官
文鉅且粹行高而純道靡緇縻温其美玉之潤心
無枉撓淵然止水之明行奉節騶復陞詞掖冀精
道味以永天和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其美正之聞以
貞力以集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明監察御史侯官陳一元校

布政使麻城李長庚

按察使桐鄉沈 蒸 訂

知縣龍溪馬鳴起閱

啓

賀兩府正啓

伏以元者氣之始惟君體元而謹時正者天所徵
惟臣奉微而嚮福恭以某官自天精粹與聖會亨

講明密勿之謀修潤太平之業燮順陰陽之著以
輔乾坤道迎邦國之祥用安社稷 靈所祐景貺
如歸某限守侯藩阻趨材館

賀王密學正

伏以歲更其次起王道之端律生於陽爲人事之
紀伏惟某官累德 厚對時靖嘉坐宣方面之風
積著斯民之惠踐迎首序翕受繁禧旦暮詔音光
華柄用末絲慶謁徒切頌祈

賀發運提轉正啓

伏以人時謹法視太始以爲元王政更端奉三微
而建統伏惟某官周才應務遠識前民出按方維
稔聞於最日入趨宸宇 奉於休恩踐履歲元膺
受福嘏慶頌之切敷敘奚殫

又

伏以律生有元氣復其本與時偕長惟道所存伏
惟某官業履清修才靈敏給居集按臨之効佇膺
懋賞之書羣陰旣消諸福如召良深祝頌安可究
宣

回知通賀正啓

伏以損益相參消長云變斯見天陽之漸以爲君道之元况德名之講聞固方穀之來助會馳介紹垂貺牋修載窺巨麗之辭過執謙虛之意良深感戢安旣諭云

賀昭文相公冬啓

伏以斗柄建子叶萬寶之始萌緹筦生陽慶一爻之來復恭惟某官代天理物輔世長民坐調元化之工力助聖時之祐履茲令序密擁繁禧某限守

侯藩阻趨鈴閣云

云

賀集賢相公冬啓

伏以推日子天起牛宿之一度驗氣以律生復卦之七分恭惟某官同秉國平密調物理助成神化之妙致協聖時之和踐茲令辰叢厥休祉某限居藩守阻造鈴齋云

賀歐陽侍郎冬啓

伏以斗直於子律旋於宮陰已剝而羣佞消陽始復而君子長恭惟某官夙謨九德叅理萬機屬庶

彙之將萌慶大賢之受祉履時長至與國同休某
限守侯藩阻趨材館云

賀參政趙侍郎冬啓

伏以日至極南晝移伊短迺天陽求復之始寔君
子履長之初恭惟某官職佐萬機徃叅四輔助權
造物之柄協贊代天之工適丁慶辰茂膺殊祉某
限分侯屏阻詣鈴齋云

賀樞密侍郎冬啓

伏以日躔牛斗氣正虛危仰觀運之迭移俯迎時

之長至恭惟某官腹心社稷柱石廟朝雍容宥密
之司提振樞機之務惟時格祐與國迓衡某適領
侯符遙瞻鈴閣云

賀胡副樞冬啓

伏以義經復象一陽來子位之初太玄首辭萬物
奮黃宮之下恭惟某官華國重器覺民真儒職叅
樞極之聯力奮經綸之効踐迎長日倍擁繁禧某

假守海隅阻對台席云

賀呂副樞冬啓

伏以一陽來復慶君子之道亨萬物潛萌協天元
 之序正恭惟某官本朝耆德當世鉅賢發相門之
 長才贊樞府之要務順迎令序坐擁純禧某屬守
 侯封阻趨賓閣云云

賀陳副樞冬啓

伏以乾文仰察日居玄極之躔律筦下旋候應黃
 鍾之氣恭惟某官才隆時棟忠結主心贊樞近之
 繁機舒弼諧之素蘊適丁長至翕受寵禧某限剖
 侯符阻遙台席

回翰林學士攀違啓

近由分虎之行嘗展登龍之別東門縱綵方悵隔
 於清班西掖演綸遽寵貽於珍翰重形離化益動
 黯消感戀所深敷揚曷旣

回吉州李殿丞啓

地處海壖路賒江表徒飮聽於善政曾曠問於飛
 郵何雅故之弗忘遽函封而垂錫繹披縉旨恍接
 名談仍聞坐鎮之餘洽播袴襦之詠抗懷獨運嚮
 福 庚伏尚留讌期尤阻逖惟舊好紛集榮懷

回張學士啓

言念契闊風期差池歲序適臨便郡俯接提封才
安所治之居遽得及時之問眷存良厚感服自深
伏以某官業履弼中才紹經遠外專利柄方司臺
部之權上簡帝心行踐禁林之選願持主術庸副
睿詞

回謝提刑啓

肅奉帝俞獲司藩政會卽封之伊始於上記以未
遑敢惟講好之勤首辱貽書之貺詞與意厚感將
愧并恭以某官席美朝紳主平邦憲自奉光華之
使益宣欽恤之刑行奏異能別都顯任未前披覲
徒切瞻祈

回潤州章郎中啓

審奉朝綸榮紆郡紱領一都之會風望匪輕控大
江之衝事權尤重疆場密接翰牘先詒蒙潤居多
輔車有賴伏以某官性資兼敏材識淹通盤錯著
能荐委于蕃之寄都俞卽協別疏不次之恩會見
末由係瞻徒切

回蔡運判啓

近荷優除忝臨要地雲霄在望孤奉於明綸翰牘
流徽遠詒於慶問恭惟貳臺之優寄分部刺之
劇權百城望風萬里迎刃屹寵函之訊召卽禁省
以陞榮系詠感銘衿膺叅萃之會風望出舞對大
回賀新提刑元郎中啓

伏審就 詔書移按獄事伏惟歡慶恭以某官懿
文景行亮節冲規早膺郎選之華出布藩條之重
休聲旣著至簡於宸心中異有常途專於使旨方

依臺部

抃悃悰先在箋修倍深感系

與曹司封啓

自遠規猷動更晦朔仰思確論鎮極勞懷屬春令
之方中納天倪而見順恭以某官忘幾况略樂道
養恬都捐冠冕之榮深得煙霞之趣內量汎務企
服高風卜披會之未期但凝瞻而增劇

回茂才投贄啓

數日前伏蒙猥示長牋兼詒盛制文意高古橫述
作之宏規辭旨冲謙隆進趨之妙矩再量膺 詎

測淵涯唯阻觀於英儀但未銘於珍蘊其爲感荷
罔悉名言

回兩浙運使學士啓

近膺寵詔出布寬條夙戒舟虞已亂長江之阻前
瞻臺部方依大府之嚴敢謂惇明未忘契分先垂
尺牘之況遠置行郵之來窺繹藻辭倍增銘鏤卽
接承於高論罔究述於鄙悰

回睦州李虞部啓

審涓剛辰榮諧美任古治中之職郡之紀綱半刺

史之權事皆關決矧郎官之充選方士望之推高
行遲政成別膺登課猥承隆眷特貺珍題感篆欣
詹敷染奚盡

回發運張學士啓

瞻轉漕之崇遠依屬部通信問之缺已期順風遽
辱賤修之來特存禮好之厚茲用感服豈勝究宣
切惟行方而純文鉅且粹入奉禁籞不違清光對
閱書筠率判款緒別膺寵數更踐榮階

回越州教授吳祕校啓

一水相望長牋遠貺鳴玉鏘金而盡在布錦列綺
以何多載窺鉅麗之辭徒切置藏之厚矧惟學術
該洽素有淵源行實清修頗知趣向祈克全於禮
制將別漸於亨塗餘在詹凝安可云諭

回新知越州章學士啓

審被俞音出司藩政眷是會稽之重號爲百粵之
雄擊柝交聞方喜疆場之接飛郵遽及俄承竿牘
之貽翹俟仙舟併親餘論感銘林系參萃悃悰

回提舉慈孝寺李左藏啓

近荷優除忝司善郡奉親輿而至部方幸便安布
寬詔以臨民敢辜付委猥承雅眷遠枉珍賸矧密
侍於天光久著稱於材武願言加嗇庸副翹詹

回高崇班啓

自遠堯庭遽臨吳會屬事爲之倥傯憑郵置以闊
稀俄辱圍函曲敦雅眷矧日趨於朝謁惟密侍於
天光宜保祥經聿迎戩穀勉希將重別迓寵陞

回湖州知郡徐郎中得替啓

伏審膺十行之札榮被代還奉三年之成旋登課

蔡忠惠集 卷之三十一 九
二百七十六
最矧雲溪之雅俗擁吳會之故墟耳剽風聲頗光
朝選辱珍題之見貺詠厚意之周勤披晤匪遙敷
敘奚旣

回賀張皇城啓

伏審被命出麾涓辰頒政伏惟歡慶恭惟某官起
於將闕舉有賢才用金板之謀屢專武事奉牙璋
之寄更重邊威帝念且深軍聲自樂遠煩牋翰能
不置藏餘糞保綏以副言願

回謝知通啓

比膺俞旨出領便藩屬總事之云勞媿馳書之未
逮敢惟勤誼特枉誨封講好甚勤玩詞增感矧長
才之濟務方美任以逢時宜航大和前對光寵

回蔡郎中啓

得郡海瀕望風天角高才景行役懷想以徒深善
政仁聲播傳聞而已久行膺甄擢別對寵光遠辱
珍滕過形厚意感藏無斃敷染奚周

牋

謝昭文張相公牋

某幼而從學少長舉進士作詞章日益務奇新與時等輩爭聲名當時處之無所愧也數年以來專於聖人書更求其意少有得焉儲於心而力於躬其於爲文不復奮肆夸麗通乎意則已要之是莫敢有所至焉然勇於進而不能自視度其性之與力堪否貿然冥行而不知止旣而翻然省其中昔之處而無愧者今也愧日益加矣以愧心之加然後能自信乎有意於古者也有意於古則莫能與今盡同也今之學文章者或屬聯簡編挾持以趨

大人之門祈倡一言得名譽加衆人上取顯重於當世及臨政官民則曰吾業者文章吏事吾無與也謾不肯省視案牘以自爲高俗亦莫之恠而反指其人曰某文章士責以材用不爲宜也嗚呼所謂文章者豈斯爲速進之資耶又豈不與民政異耶是必不然是必爲之皆偷者也然則其尤能於文章愈不宜爲此况某之不能孰敢務取名而怠事者哉前居幕下踰一年矣苟非承命及因論列事則不敢以文詞妄進於左右日與羣吏口語辨

是非當否非其休未嘗執書自娛如是非故求異於人庶乎其中之愧者鮮矣伏蒙昭文相公不以某拙愚爲棄而以某藝文操履言於上者聞命愧畏莫知止極伏惟相公有國元老天子所賴官師所則四方所瞻誠得天下之賢者布列朝廷條理制作大備太平之事某也材薄能細得與士大夫之後以觀其盛美而作爲歌頌播於遠俗而傳於後世其心亦足樂矣豈敢以區區之身徼幸於宰相之門哉是其所樂者思與天下之人同其所樂也

別紙

曹待制

某啓別後計君侯浮潁亂淮自冬瀕春道路之勞加以吳閩舟上下湍險復可怖恐是行良苦然旣至則溪山城郭署居食飲丹荔夏熟雜花秋香雖天下佳處當不能過之矣士人有深明經術敦尚節行間暇與語大醒人意始朝廷遣君有經制久遠之議度君至部或與遂成之則一方幸甚南

蔡忠惠集 卷之三十一 古二百六十一
地多熱君侯愛重三月二十二日不宣某頓首

黃太傅

久不作書無他蓋無事不須縷縷承示及已言之
有南來人奉詢多言足下太寬而少嚴雖字人者
當然其如鄉中詞訟若狡者不禁則無理者妄作
故是是非非懲之恕之乃可爲政若用寬仁事益
繁而難精不可不察某頓首

觀文侍郎

某啓奉公書伏承慶侍外起居萬福知憂撓多端

情悰不聊幸寬中人生最深者惟愛耳至於材處
萬事不爲物役賢知皆及之愛則未能逃之者蓋
於是而生滅安可逃哉然知其無可柰何就日月
漸遣之憂思傷人無形願省覽不宣某再拜

歐陽永叔

某再拜嘗已拜違伏蒙賜手牘展繹荷戢波流雖
云未增載輕可行少候舟人辦治便卽解去浩然
之心壯年尚能持習今老矣復何繫哉無入而不
自得唯恐智短而道遠求之行之沒世而後已佳

山水美魚稻我自有之而樂孰能禦哉承教固知有見慕之懷何可得也謹奉手啓上謝不一一某再拜

元郎中

君得武陽待次錢塘予爲郡守自寒食遊西湖入靈隱天竺穀雨賞花過吉祥龍華淨明及民間園館往往傳於篇詠誠可娛也君將之官予亦被命南都雖未及符計非久留異時聚集非復有此臨書益自惆悵耳

陳祕書

某啓自外除後宿疾未痊心意不聊辱書并近文數十首枕上窮卷不知筋骸之攣苦子之文詞日益新道義亦隨而有加焉其有未至者當相見日評是非缺四之論則今世未有定分某則不暇爲此某答

答戶曹葉君

十一月十二日某頓首頓首比聞足下有闕中之憂方執喪在疚禮不得弔又以聞之過時不果修

問爲重 今奉書以某撰次先文表誌勤勤爲謝
某嘗以爲文者當有典法言之於今而見者可信
傳之於後而聞者無疑是曰文已自惟所作不逮
前人故論述功德以稱當世之士大夫者莫敢當
也足下以里中之舊頃以見命雖復編次事實第
不能贊發賢者之光而充滿孝思之志用是爲愧
足下過懷謙抑爲意悖厚殊非望也惶悚惶悚冬
寒幸飲食自壽蔡某頓首

提刑方郎中

某啓蒙教精密見望殊深然某久處繁劇五年之
間無一日不在思慮之內以是神明自耗不獨筋
力之難勝也雖得錢塘而多事甚非自適之所豈
暇作區區事耶目前遣了以免官責而已儻一日
得自遂乃天幸也因風示誨不一一某上

知郡陳駕部

某啓輦轂之下號爲勞勞况茲計省罔有暇日退
休賓客續續無窮至或親知不暇交言而去朝車
臨訪無緣從容今茲出守復爾睽闊瞻馳之素豈

勝鬱邑謹奉手啓敘別不一一某頓首

彥猷學士

十一月十一日某再拜賢弟殿中君雖同年而未嘗接識至京又不往還但有見君子多或稱之前月十九當直後殿輒見其作爲動搖山嶽雷霆之下挺然不動遂得春州之行斯大可嘆駭前史所載古人事豈復能過之耶惜其不幸所論不從而身竄窮荒愧恨何極近有勅旨減於三州身丁米斯聖情哀憐遠民之深故有是舉今歲都下大寒

非常近登陞首問員小茗造作之因殊稱珍好恐知兩日前堂中下進奏取江西及福建赴治月日後逼節未有聞不知作何行當是別有命耳夜寒筆凍揮灑縱橫願君侯恕之蔡某再拜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之三十二

明監察御史侯官陳一元校

布政使麻城李長庚

按察使桐鄉沈 蒸 訂

知縣龍溪馬鳴起閱

齋文

南郊道場讚佛文

伏以講盛禮於泰壇用伸嚴事集勝因於淨土宜
運洪仁伏惟皇帝陛下順法乾坤祗奉祖考萬物

蔡忠惠集 卷之三十一 二百五十六
涵仁而生息庶政蹈道以中和甫屆書雲之辰往
陳奠璧之祀特開精舍廣肅法筵展龍藏之秘言
揚魚山之清梵庶敷善利胥協熙辰今皇帝伏願
臨吉土以升煙高凝祥氣御端闈而洒澤下格幽
途永孚環海之心益固南山之壽

功德疏

奠玉紫壇虔修於大報布金紺宇祇仰於能仁用
集妙因特嚴法供皇帝陛下與天均覆惟日並明
運神化以無方置幅員之安處甫臨至景專講上
儀就吉位以薦誠霈渙恩而澤下有來清侶敷誦
秘文式賴殊緣宜資熙事伏願五辰協序百福凝
祥永隆乂大之基益固延鴻之筭

順祖惠元皇帝齋文

豳風流頌陳基業之艱難梵澤垂文降福祥之孚
諱辰甫及妙果宜憑伏惟順祖惠元皇帝蘊神
聖之資累元功之茂詒孫謀而及遠啓天命之來
符今皇帝奉清明之宮薦馨香之德敬仁祠之淨
土翻文佛之秘詮順祖惠元皇帝伏願鬯金真游

高臨覺地集祥繇緒敷貺羣靈今皇帝伏願鴻筭
後天至慈冒世萬寓輳於朴厚四極格於混同然
後願台輔協恭宗圖繁衍日星順夫軌道黍稷滋
於有年舉是含生悉登壽域

太宗皇帝忌文

至大之德列原廟以推尊無量之仁依覺皇而薦
祐太宗皇帝恩淪四外運紹再傳化治之光在人
昌明之慶垂世今皇帝永思先烈濬發精神有來
淨行之流聿修秘藏之妙太宗皇帝伏願超游真

蓋廣覆羣靈慧如日之圓明化等空而常寂今皇
帝伏願壽年山固聲教天臨儲嗣寢蕃宗支彌盛
宰路協恭而贊輔霄躔應候而泰和五辰順時百
嘉遂性

章穆皇后忌文

伏以蕙車風逝杏仙迹以曷追竺館載虔仗佛因
而申薦恭惟章穆皇后稟靈魏麓作儷周京修陰
教以輔隆正坤儀而中肅真游彌遠靈德逾芳今
皇帝孝軫至懷慕存遺懿茲復臨於諱日爰肅啓

於法筵用植勝緣以昭嚴奉皇后伏願棲遊淨界
超證真乘備福德之莊嚴會天人之利樂皇帝伏
願運延星劫位固寶圖暢聲教於八遐戢干戈於
四裔然後願盤維敦茂永弼宣和百工罄述職之
勤庶績協順時之治若夷若夏有性有生率躋仁
壽之期共洽義軒之化

章獻皇后忌文

保祐帝尊上繫於慈訓追懷親愛虔託於能仁皇
太后惠澤多方教流中閭逖奉母儀之重再嚴廟

象之崇今皇帝孝德因心諱憂在旦軫瞻祀之深
念集給園之勝因皇太后性周大空化通妙力護
生靈於至樂福基業之無窮今皇帝鴻筭後天深
仁被物殊俗格乎面內庶品遂於陽中台哲同寅
宗藩協輔武皮包乎犀利文象蹈於經常有生之
繁惟帝斯賴

賦

士伸知己賦

古有云賤而達已者道必有裕貴而得士者禮必

與鈞意關榮以高世竭游名於大人威鳳下而覽
德微蠖屈而求伸謂周公多才揮沐吐飡而延白
屋顏子具聖砥名厲行而附青雲故我氣浩集義
遊於天真默守節而無悶動會時而益振彬文薄
乎河漢長笑鶯乎臣隣指素絃而稟潔紉香草兮
生春彼美君子風度瑰偉烏在其蔓葛以均戚寧
藉乎樹枌而接里夷廉嶷而素言詎幽眇而鈞旨
判柔植於異畦決斷涇於東水始傾崑而娛玩遽
倒廩而矜侈耽聖域以同輿秩皇塗而金軌雖韜

瑕可以取璧兼體可以收菲矧或太公蛻北海之
居安石翔東山而起我拒其歸誰執茲恥必使右
雪苑之蓆屣繡衣之履繩引堯舜以致君蒙合燕
趙之多士苟氣協而聲同偕克濟乎薰美者也且
夫虹玉隱乎巉石玳珠淪乎層漪麒麟非犬馬之
比鱣鱓豈螻蟻之持沕明淵而自得曷悚迫而外
移華屋千椽柔萸百枚積粟乎京坻躍馬乎駟驪
匪衷藏之雅尚差得志而弗爲何蘊諛以發顏何
挾巧而譎辭宜乎厚德表世嘉聞蓋時身享崇高

之貴瞻咫尺之儀謂朽株可萬乘之器廊廟非一
木之枝得于道不伐乎衆公推于室不憎乎內私
舉巖穴而悚觀峩冠佩而來思上弗求焉無曰蔑
當吾取下弗進焉無曰胡爲我知然則人之膠于
今者或安于近泥乎古者或昧乎通擇其粉墨之
異考以宮商之同射乃墉上宜乎日中鳴霍陰而
子和雕虎嘯而生風不然則名位相雄師學相攻
耕石田而待稔懷珍髭而適戎故非五難而吐論
和再別而處窮嗟乎木秀林而必摧士入朝而見

嫉絳灌隱堤而賈遷椒蘭發機而原黜子冉膏舌
而墨幽臧倉園精而軻逸夜光明月招訶按劔之
年流水高山沈思絕絃之日在孤見之卓越發羣
蔽之豐密借如說困刑戮何擷其芳尹恬耜耨何
鋪其香若歲旱而澤及卒阿衡而自將惟聖睿之
親逢俾業履之倚昌奚仕虞而弭廢由自戎而虜
亾秦何售之而遂用遽厚之而遐疆仲負而仇
君鮑何奪徽纆與鋒鋌弗芥蠱乎左右麾于侯而
拱天王設隕越於九淵幾夷衽而易鄉甯倚輶而

鳴嗑桓何寶其琅琅驥肆語而靡著向何悟而趨
下堂伊邾勳之末圖胥何利乎錫土越石娛薪以
相伴嬰何次驂而奄取平負郭而久貧何梯魏而
康寓信鼓刀以周身何翼蕭而登輔節信疲於游
宦何怵心於皇甫正平蹶於羈雌何銜能於文舉
亮覘時而養晦蜀何奮之于眵畝蒙署籍而委質
吳何抗之于卒旅蹇斯類之有徒殫筠素而曷敘
被王公之宏畧豈數子智謀之補畏遺德於冥鴻
思灑恩乎施雨向使失風雲之會構奇衰之伍或

際立于草茅或殲危于俘虜亘天地以寂寥尚何
流嘉風而建英矩者哉今茲有人遠陶聖世少齒
鄉鬢根英雲之節奏表畛域而墾耕躋陵隅之峻
巖泳垠埃之淵渟若夫名山首乎黃老鬼谷譎乎
縱橫桑羊役乎術計商鞅刻乎刑名姑還車而却
步目吾肆之豐羸旣披閩吳而僑貢未幾唱弟子
天楹賦從軍兮南土天蓋五而回星莽萬端而外
眩愚幽墨而無營憧百趾以高附愚遭環而後行
噉決辨以旁肆愚抑闕而箝聲紛結游以走譽愚

友益而盡傾親冒領而雙白又齊伐乎大庭第假
田不足以羞旨烏敢斬外物而薦榮晞往躅而結
援塊回沈而崢嶸介語默于部室其誰燭之而使
明勾蘖芽于瘠壤又其誰育之而使成豈云病畦
而諂笑哀絃而賣名然世主炎黃之化鼎建邴魏
之風時平時者難值旦復旦以親逢儻率道而自
進立誠知命抑在乎其中亂曰善知人者豈古有
之今無善求知者豈彼智而茲愚儻固其窳而厚
其薄必幽者縲而培者扶進抑時而退抑命爾其
守約而于于者乎

季秋牡丹賦

有序

爽秋涉杪扶欄間有牡丹舊枿輒吐芳楨亭亭
上擢發紅葩一大可徑咫角春取勝無聞然爾
扶欄當彩翠亭之右亭屹縣圃之西北隅圃直
縣堂之背縣介大江之南蓋漢元朔中江都易
王上封其子敢爲丹陽侯邑于蕪湖此其地歟
今爲太平州筦時河間凌公尹之行再暮矣政
休賦集又所瀕江英游雅故受署齋伐被石將

命者憧憧然率道其疆故觴詠之娛相因無缺
及此珍卉罄茂公有異時之賢趣張具高會于
其側所謂彩翠亭者酒三行濟陽蔡某醺舉而
言曰公走文章聲二紀于茲顛葆幾華位不過
禁省貳丞官不過萬戶長吏而善禦外物居頗
休閒獨以浩博記書稱道聖明爲事今是花也
韜英和緒揭麗蕭辰時雖後而且大盛意者公
其日寢亨會才慮將有所讎乎昔騷人取香草
美人以媿忠潔之士牡丹者抑其類歟請爲公

賦之其詞曰

朔羽南翔建杓西宅霜天一清露草皆白悲哉轉
涼葉於亭臯兮悵穠華之間寂均百草之不能秋
兮何子花天姿之的的使人觀之若披大暑兮臨
清湘剝層霾兮仰白日厥初槁壤潛春扶攔向夕
芳枝舉以融怡絳蕊局兮羃歷寶霧霄籠鮮風曉
拆麗或中去聲人香可專國刻紅炬以烘燄綴彤霞
而薦色鬱弗誰語丰茸自持非倚瑟之神女抑善
賦之文姬俯清都而時下簸晴陽以孤嬉霄顙汗

今排金扉氣沆蕩兮張寶帷霓燁煜兮揭朱旗雲
腫隴兮纁衣韞綠跗兮曠修眉姹鮮萼兮伸微辭
沛怡愉兮新相知眇悽惻兮送將歸桃有援兮溪
之曲蓮爲媒兮澤之湄羌此物之善遠亶夫君之
後時君不聞佳麗皇州喧繁戚里清籟迢迢名園
疊疊綺櫳曉兮金鑷聲繡牆明兮雨苔紫嚴霰財
歸光風半起於是萬蒂駢紅交柯結翠密顏紆餘
斜袂輕綺文鴛羣飛霍錦橫被縑蓋攀聯緹裳積
委則有姝姝玉人翩翩卿子葆韉過兮飛電珠攄

來兮流水擁翫嘉辰笑語成市彼瓊蕤美英縹葉
新蘼羞不得借其餘光矧標楊乎意氣今何爲兮
江之干地之卑兮歲將闌荆蕪比兮霜月寒望下
苑兮思上蘭嘉本擢兮靈根盤泊淮波兮鮮楚山
是知元冶一陶昌生萬育無左右先游者淪乎朽
株當匠伯不顧者被之散木譬此花之賦命兮亦
節暮而葩獨然賢賤反衍禍福倚伏其暮也何遽
不爲賢其獨也庸知不爲福噫化工物情吾以花
卜

慈竹賦

種植至多強名萬彙物拔其萃茲乃當天地之正
氣有美竹兮特稟夫慈名而榮被豈有懷於本根
兮何千千蔚然而環侍若夫吳郡名園王家新第
遠閣斜欄橫塘靜水或薰風晝來或秋露宵墜日
遲留兮簷外陰移人悽悄兮屏間籟起方且濯峭
格而清舉足團欒之生意或翹而舉者若堂有高
年兮勤素風而講議或亞而側者若家有令子兮
聞話言而沈思俚如出門而事遠遊兮滋宿雨之

清淚雍如奉卮而介眉壽兮冪春煙而怡醉紫芽
蟠聯馨兒季穉去者奔追迎者嬉戲疎者如招僉
者如倚雖復貫千狀於巧筆曾莫形其放悲借如
秋晚霜重兮萬木林林而僵悴隴榆盡兮塞月高
堤楓丹兮楚江紫此君也束藍田之苗玉刻炎州
之稍翠固節虛心兮雖大鈞不能奪其志于是揖
三荆於堂下結蔓蟲於河涘襲氣同根之豆交驩
承萼之棣顧威鳳之時下亦孝烏之來寄設有
於律筩天聲發兮太和備覩此芳物悲哉遠人昔

我從軍兮南之海濱今我辭家兮西遊洛塵暢然於舊國舊都感莊生之論恭止乎維桑與梓諷周傳之陳指白雲兮天遠採幽蘭而露新嗟碧鮮之得地乃叢茆莫保反而相親吾議爾德豈止乎千畝之渭濱當訂萬石之封君者也

傳

耿諫議傳

耿君傳字公弼以父廕爲三班奉職思以吏治自奮更就銓選授河南伊陽縣尉明州司理叅軍表

其能者數十人改將作監丞寶元元年知河南永寧縣明年三月旁邑人訛言相驚老幼東向奔走道路三日乃止前此澠池人有告其仇衛九思者傳張角之術善以妖幻惑人夜集鄉里男女同堂居寢逮明而罷號爲誨法率嘗往來旁郡數百千家相與爲囊橐州縣吏更調情狀且捕之符文未成固已逸去以是積三十年不敢下其事於縣縣吏度終無能捕之者因受賕不治至是民相驚擾咸意妖者唱之時宋宣獻公始涖河南乃以其事

屬君且戒之卽不得亦隨坐矣君請緩其期卒以計擒之索其家得所疏行賂簿書逮獄成首惡伏誅其支黨黥若杖男女二十餘人縣吏其得先所受賕抵罪流根株挂連一不窮問於是河南人交口稱之而奸賊吏益畏縮行恐被摘陰指峭刻君或知之自如也宣獻公薦其材就遷通判儀州事至復以材名關中又遷慶州朝廷方議勒兵進討羌虜帥臣署君專督一道糧餉部分已次會寇入平涼遂出禦之諸將失利君亦遇害康定二年二

月十三日也初寇至君以書與諸將謂宜少避其鋒擇據便地以量變動若徑往必墮賊計中諸將以遇寇不敢逗留且諭君以不與軍事宜還君曰死且忠志也吾不去矣旣死軍中以其書聞

慶州孔目

官彭忠隨王帥任福在軍中收其書以聞

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子五人

於是素所不相能者始快心飾謗以君迫諸將進軍致敗無益而死於恩賞爲過厚今斷一指而得公相雖甚愚者不爲被姝解支革是亦何願嗚呼孟子所謂捨生而就義者也在易大過之上六過

涉滅頂凶無咎其說謂雖涉難過深而志在救時不害於義故不可咎也矣於浮言而中於大義夫何恨哉君姿狀魁毅少所爲近俠晚益脩厲詳知歷代史書語前古成敗事本末不怠作兵策數篇論攻守利害文辭甚壯而嫉惡鮮恕以智謀自喜負氣果勇不肯爲人少下然屈之以理畏且從也

曹女傳

曹氏女建安郡人其父修古博學而文善議論外和內剛所至以直氣聞明道初以御史知雜事言

事觸罪降工部員外郎知興化軍明年不召夏四月疾暴作一夕而終修古持已潔廉仰祿自足有餘則推之旣死妻孥益貧殆無以奉其喪以還其屬吏民思之相與稜錢三十萬用資其歸拜酌堂下前白所以家人未及言女哭曰我先君居朝爲聞人以清節自立不幸天不與年終于貶所今臨財苟得尚何面目旦夕哭泣帷中幸趣持歸無吾先君累也吏民聞之慙罷明道二年女生之十六年先以父命配其里中人徐生未及歸而父沒云

許迥傳

許迥字光遠歙人也歙於五代末屬僞唐士人僞唐尤以權利輿服相夸迥獨好擊劔負氣以貧事其母不屈開寶七年王師伐金陵迥仲兄爲光慶殿使分護北城迥亦以光慶殿承旨從焉外攻急矢雨下兄被重傷戒迥曰我將死至矣汝歸慰吾親迥以身蔽之兄罵曰君親忠孝我與汝均有不可乎迥乃去明年金陵平利遷汴及兄爲魏冠氏令部所部城州城有賊李潛號爲強桀所過剽掠

入冠氏問令在否曰令魏城下獨其弟迥在耳潛曰吾固聞許迥之爲人卽領徒去金惟岳以文詞名江南迥與之善惟岳嘗從後主弟朝京師俱留不遣當金陵平迥舉惟岳之族歸汴惟岳有子先因兵亂失其所之後迹知其爲淝水鉅盜李某所俘以爲已子李日殺奪道上州縣莫能禁惟岳泣謂迥曰吾且死則誰收之唯公爲能出吾子迥時在魏徑之淝水且至果遇盜二人遮刺迥曰李家若雄豪欲殺義士無所事刃盜驚止迥前泣曰汝

所俘子吾兄弟子也吾聞義者哀人之急而勇者明已以信汝豈效草間無知輩耶盜迎舍迥厚飲食之還金氏子當是時迥以節勇聞而河北大官屢欲薦之於朝迥曰能寧浮游江淮不能就刀尺間以活遂終淮上年五十八有子會云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之三十二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之三十三

明監察御史侯官陳一元校

布政使麻城李長庚

按察使桐鄉沈 蒸 訂

知縣龍溪馬鳴起閱

雜著

明諫

為諫之難非進諫之難難乎人主聽而用之之難也人主之於諫有甚惡而用之者有甚悅而怠之

者上雖惡諫迫危亾者或用之也上雖悅諫恃治平者或怠之也非諫者之言工於危亾而失於治平蓋上意之所加者安危之勢異也是故爲諫之患莫先於急然世之人不究其本而莫議其失斯亦惑之甚乎治平之世人主無大過舉聞諫必深悅之然諫者多稱前世危亾之事以爲監其言非有今日之明驗上必謂其闊迂而無所考信佞者得以迹而進其說由御久安之勢貴乎循故襲常無煩於更治也於是人主怠心愈加焉言入而無

所是非真僞渾并雖外有納諫之名而無用之之實忠言日衰而下情滋蔽患莫先乎此也夫稱危亾者庶乎懼危亾而不至也恃其無有危亾之漸而至也雖有聖智不能爲已前世論諫者曰直諫爲下以其迂險誕妄指陳醜惡易激其怒不若詳善其言使易行也夫迂險誕妄賢者不由也深言以起怒非諫者之過其心豈欲取怒而自捥其所陳哉進諫不能必于用本乎直而已矣不逆上之所用捨而枉其志也納諫不必皆用取乎是而已

矣不以其言之婉直而遺其實也然則賞諫賢乎
曰與其怠也寧賞要之中則異耳使諫者言常忠
也畫常善也所謂能盡其心而不苟者也豈志于
賞乎而賞之所設思以輔忠氣而開讜論也然妄
人隨之資言以速進甚者詭譎而紊政意苟得焉
喑嘿以自固佞者乘而非之曰舉天下之好言者
均取貴仕耳孰從而求信夫所謂忠讜者哉於是
賢者以進爲已累而寡言則賞焉欲以勸而適以
弭之也故曰納諫不必皆用辨是非則妄言息而
忠言進矣終諫之說離怠戒賞明用

觀天馬圖

傲夫寄尚者也出古綃之畫駿馬一者尾鬣微赭
而身首文駮馬與常馬甚不類特立閒逸骨自稜
竦精神爽毅雖一鷗之橫塞雲獨鶴之思崑嶺莫
之爲也於其旁標曰蒲梢云安愚子曰蒲梢馬漢
武帝伐大宛於貳師城得之年祀遠甚宜無有是
傳豈近世好事者工其畫而藉其目乎傲夫曰蓋
嘗惑焉然武帝威稜憺乎鬼方教誥申乎絕域以

國珍而叩塞者得轡龍虎之文私自語爲僥倖大
宛嘗有善馬獨特介絕而愛不來於是連兵不至
之徼殫饋悉臣之戶旗鉦之師戈胃之伍易乎膏
介草莽蒐祭沙漠重乎南目而視旋趺而步然後
宛王戮而昔之善馬惴不敢有故能宣懿金石告
休神明武帝求卓異其心不亦至乎後之人迹想
飛駢加諸繪事不亦美歟安愚子曰地入民彫物
格財匱豈立御天下之計者耶且馬也冀野之北曷
世無之豎驪驕皇驪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
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

或編之天棧和以鸞鑣懷風以足其食大路以馴
其性居不驚獲動不詭遇雖虎舂之華趺蹠之勁
未之加也然瘠不能振瘠不見收鄉風悲鳴垂耳
於駑駘之後豈少哉吾知漢固有是而武皇獨其
心於貳師豈所謂賤近而貴遠者耶後之人不加
意於求真視而肖練遺骨豈所謂貴耳而賤目者
耶何以言之嘗聞昔武皇得狗監誦子虛賦獨恨
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以貲爲郎官止使者
又頗優畜之謂如相如未可與道則已而又有甚

於相如者也自秦滅漢興綴文績學德業彬然獨
董仲舒而已觀其制策延訪意將置英網傑騰周
躡稱賢輔志勤義篤而仲舒官特於諸侯王相
耳之二人也孰知其不鄉風悲鳴垂耳於駑駘之
後者乎吾以是固知其賤近而貴遠也抑又聞之
楊子雲者殫思深湛著符清淨塊處天閣絕與人
事而有尚白之嘲覆瓿之誚後數百年其書出至
于如今如何也蓋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
故輕其書耳吾以是揣劇世態乃知吾子亦貴耳
而賤目也吾子有輕綃方丈臙丹塵黑滕以巾箱
副以篋竹一出乎人德于顏面儻有騰黃之骨絕
利之足枯悴下皂子將掩袂而不視矣傲夫患其
語之侵梗已也不待終決而翔云

講春秋疏

力行之謂學析要之謂講學之弗固講之弗明講
之弗先學之惟艱吾謂講學之相資也今夫乘堅
策肥彷徨中達明目巧智厥罔施爲人有麾之以
擿授之以銜儻非要輶絕鞅雖四荒之遠當安安

而至是猶學必固而講必先也中古迄周邦國咸設學校禮義孝悌益開而張秦燔漢駁愈遠寢微侵牟漁奪其不去者無尺間耳雖真儒碩德時亦間出資于其躬壅于其民嗚呼道方將行豈窒於古翔於今乎臨漳於天庭爲遐僻最然而歲舉進士場者僅十百人豈特學干祿而已耶是必學聖人之道也學聖人之道其不在經籍乎經籍之奧其不在於釋論乎誠曰舉吾州皆能遊聖人之道酣於經籍詳於釋論有是焉者司馬子長所謂雖

執鞭吾亦欣欣然慕焉若其未盡能也得無彷徨中達冀夫麾之以擿授之以言者乎彭城先輩至自溫陵好古強學尤善高論能通左氏春秋孔子之志其可不博聞乎僕嘉與士君子酣乎經籍也詳於釋論也遊於聖人之道也士君子以謂何如

名說

盧幾字舉之

幾之義旁出諸書大備於易要言之止乎極而其應也不窮動乎變而其濟也不終天下芸芸莫窾其明萬殊汶汶莫搖其本幾之義至矣夫顏子何

歟塗之人也陋居約守功不甚白以孔子之聖而
亟稱之其朋三千又皆出其下到于如今聲名肖
其師績業槩舜禹曷謂耶庶乎幾而已矣幾之義
至矣夫君取以名已必字曰舉之者思以止乎極
而通乎變也凡云人者物之異云姓者人之異云
名者姓之異云字者成人之異名字之始始於是
其義有有取者有無取者其無取焉則已猶有取
焉舉之赫哉吾聞伸於已者待於天也

策問

問孟子拒楊墨荀子亦非墨子楊子又曰楊墨塞
路以三子之言墨子果有悖於聖人之道而不可
用也韓退之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
相用不足爲孔墨觀其說墨子又若無悖於聖人
之道而果可用也墨子之書頗見於時是堯舜而
非桀紂聖人作焉決不可廢尚同兼愛右鬼尚賢
推極其言亦有異於孔子之道乎其無有乎孔墨
同三子唱言而深拒之何哉其道誠異退之又何
取之而不畏後人也四子者皆聖人之徒然其所

尚之異如是得無說哉深於道者爲余言之

問仁與智若聖人者固有之聖人無大於堯舜帝堯於是二者無一闕焉可也書稱堯曰咨四岳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且堯知洪水之爲害至大矣又知鯀之爲德至戾矣以至戾之德治至大之害可乎說者又曰堯知鯀之性狠戾未知其能乃試用之是亦不然聖人不期人于死然用必度其才而不失其任者焉鯀堯之臣熟其才之小大也固宜器使之鯀之能小有不勝其用者反屬以大事安在其爲智乎以堯知鯀之不能重違衆言而用之庶幾其成功然天下且溺乃暇倖一夫之効待九載而後黜之其可謂仁乎書也仲尼嘗究之可信而無疑也將有深意可法於後世也歟不如是仁與智又非堯之所宜備孰能告予使無惑也

問聖人之道行于世當時被其澤載於經後世承

其教五經之不傳後人之無從而知道之所之也
今之人知乎道之所之者以五經之存焉耳楊子
雲曰五經不可使人易知天俄而可測其覆物也
薄矣地俄而可度其載物也淺矣以子雲之說凡
五經之言皆聖人之所以密而不彰者也君子處
心如是固當耶書君臣號令訓誥之言也詩下而
上達抑不善而美有德也禮以閑邪春秋以正法
易以盡萬物之情雖異其所指要其歸未始遺乎
斯民是欲使人之易知也欲觀五經之學傳而不
能解又疑子雲之言不然也從子雲之言前所云
云者奈何

問前世太守刺史至郡有延見耆耇賢德之人詢
究風俗發而爲政故有摘姦擬之神明者有遺愛
號爲父母者皆能通接上下之情以至然爾今吾
州總縣十二而編戶以萬計者二十而刺史明不
能周內外之察材不能適事物之宜將如此何子
大夫皆遊心於道潛意於民刺史所宜問而子大
夫所宜無隱若夫吾州德業節行加上於人者何

人暴縱以爲蠹者何族民所欲爲而不得與所不欲爲而強之者事有可行而未行可止而未止者幸詳言之齊精以聽

問學者無不以利澤生人輔興治道爲心然化民莫如善教修政莫如擇官威戎莫如理兵強國莫如豐財四者於今施設之何從而治何適而可夫泥古語而不中事機是之謂空言君子恥之唯財者爲能稱時而處宜本末陳之於以觀子大夫之志

問言聖人之道者必羞言霸者之事故孟子卑管仲而不與班焉然管子之相齊當周法之已微而能連諸侯而尊王室天下灑然俯就約束而威公之志益大且圖封禪管仲以異方之物扼之又其書曰仁故不伐王求管仲之心蓋不以天下爲利而正君臣之大義者也孟子曰以齊而王猶反手也使孟子持管仲之勢則挾齊而王矣如曰管仲之道不及仁政則可矣責之以不王齊蓋周存焉其可乎孟子之言前無譏者將有意乎無也諸生

爲我言之

問五經之學有師弟子傳駕其說西漢尊用儒術
稍得立學而易分爲四書分爲三詩有齊魯韓毛
之說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而左氏出於張
蒼之家周官篇最晚得然學者自名其家由漢而
下迄於隋唐釋者愈衆而師說或傳或廢今欲觀
西漢以來五經授受之人廢興本末尤著明者幸
悉條焉

枕銘

晝有白日而不惜兮安爾而醉夜有明燈而不撻
兮安爾而寐爲心果無求於善學兮曷若安爾之
無累

杖銘

道之難阻兮爾實扶持爾非自効兮人爾求斯有
用有捨兮抑爾之時用爾寧喜兮捨爾寧悲

過箴

往也莫追來也莫知往何弗恥來何弗思恥勿憚
改思然後規日規月改雖過奚爲

怠箴

雞鳴爲善舜堯之徒善之不足德乃有餘根深則
茂途遠而趨汝之克念其庶幾乎

擇交箴

弗修何交弗擇何求旣修旣擇從是而由吾善不
勸時爾之仇吾薄不掩時爾之休

嗜箴

靡曼之色寔蠹而德哇淫之音寔害而心蟬蛸之
美衣敝何恥琅玕之羞簞食何憂

謹箴

舜善孜孜文心翼翼伊昔聖人靡念罔克謹如之
何曰攸好德若虞顛躋以守爾極

步箴

有足兮動涉坦夷有心兮何由險巇足非有慮兮
心役之爲用心如足兮蠻貊行之

毀傷議

人之所以異於天物也者以其秉行卓爾者也秉
行篤實本於至誠無用刻飾其唯孝乎事親以盡

其恭事君以盡其忠以致其誠以正其命斯可謂
孝之大節也歟昔大舜不得於其父母然二十年
以孝聞者區區然全其身也後世稱孝之大者曾
參其人也參之奉身也傷足以有憂也其事親也
徹饌則問其所欲故孔子因之談經首毀身之檢
孟軻借以發論敷養志之美者以肖夫遺體不出
於害塗揭親能名無淪於匪則至夫加意甘享經
神外物斯末也已矣今之民人父母有病輒炙股
肉以啗之冀夫有瘳噫甚乎蠹仁而禪教者邪厚

親以食其養志乎毀已之膚其愛身乎是一者其
果孝耶其非孝耶牢蓄之犬豕且死不相噉食其
類况人者天性之貴乎况人之父子天性之厚者
乎人有爲是者里白于縣尹尹白于郡若府按著
令施酒帛以哀勞之凡縣與郡府之官屬筦于民
者又書于伐愚民不知大本謂孝正當如是耳家
有是人焉曰吾家之孝子鄉有是人焉曰吾鄉之
孝子郡縣之有是人焉曰吾郡縣之孝子推引陶
習寢以成俗噫甚乎蠹仁而禪教者邪大舜孔子

聖人也孟子曾參大賢人也彼聖與賢其所爲若是爲世之大教也爲人子者服聖賢之教則正矣乃棄其言而不由其心於殘忍曾牢蓄犬豕之不若也非以法禁卒不可遏謹議

齊弗贊

方地聚民賜履之大者廩粟萬鍾分祿之重者腹心股肱注寵之固者享人三者若是伉然立節臨事不奪忠則忠矣孰若未嘗享是三者而盡其誠慤茲又忠之難者也何哉當施之厚報訂其施宜

也當施之薄報訂其施亦宜也廼有國治則享其厚利方有吠犬之聞慕妻孥爲自引去矧其疏遠見危致命其爲心豈不揭揭然爾若齊人弗將有是虐初齊襄公田貝丘惟見公墜車誅屨於徒人弗血其背旣而弗去遭變袒示其咎請得先發入匿公而出鬪死噫地之大祿之重弗徒人賤役無是也腹心股肱注寵之固弗嘗不名而戮又無是也而能以薄爲厚以怨爲寵可謂忠也或曰所謂忠者非獨損躬而得也謀不先事是無補豈趣人

於害塗耶曰弗支革判解且不顧善智與謀豈齊
嗇哉斯亦盡而已矣委質於人智者盡能愚者盡
力乃大忠道宜有膏其光燄者贊曰孱侯師心禍
稔毒流人卒泮渙爾戈剡仇長河落 投爾一杯
烈燒橫岡覆爾一杯在生則盡衷焉不回彼有羣
啄其實類 美材一彈飛來雲翮風開弗嗚呼忠
哉

推進論

班書引漢美曰推進如鄭當時者蓋以當時善推

轂士故援舉而宣贊之爾然觀其挈置大位能自
炳炳見于末世者特桑羊孔僅輩也當時居漢頗
善駕名孟堅又文雄者颺之載籍以是風流華間
彌久益著而事有可爲世惑故辨白之夫推進仕
人由來尚矣作民司命荷天大器者必博求儁輔
絃張國維總攬羣策財成大化雖紹帝統而建王
基曷嘗不繇茲而治也然而夸毗躁進諄戾苟容
者莫不畏人之間出乎已也莫不售已之榮加乎
人也畏人之間則長材蔽售已之榮則要塗阨舉

賢援能之義熄而誹俊疑傑之道興是以先覺瘝
立於草茅大猷翔集於巖穴作民司命開橫瘁之
漸荷天大器缺持維之具若夫盡悴天工相先人
爵招顯仄陋延攬英豪塗羣枉之耳目抑私溺之
津岐懷峭直而辨政疵定謀謨而斷國論若是者
足以表率紱冕煥映竹素百世而下指注稱道延
于無窮記曰達觀其所舉董仲舒曰以觀大臣之
能推進之道豈輕議哉而當時究一切之利提挽
儉巧雖薦寵有加而德業亾狀漢初帝有天下百

姓新離戰國之患閭巷彫落積庾單盡文景紹業
深悉揅弊飭尚謹儉罷斥珍巧勞來休息民緣壟
畝家給戶足帑峙豐露可謂盛矣世宗賦英敏之
資藉久安之勢蔚興典禮務臻王略而未年甘心
征戮俛首悠謬內則建無窮之宇修不名之祀外
則連兵夷狄通道叩笮饋饟之煩甲兵之費歲常
以鉅萬計府庫空虛海內耗矣于斯之時爲善策
者固宜建白於上汲援經術講去殊類抑止遐役
不爾爲者孰若不言之愈也庸可躋抗賈人擢處

卿位俾桑羊輩詭譎機發闕伺主意越高帝騎乘之科因賤夫龍斷之利封筦殲慘至有羣官列肆居貨蹠鬻而編戶之民始與國分爲二途矣使後之人爲國謀者必曰強我者又從而功賞赫之然則民之弱國惡在其強也孟子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者其桑羊輩乎曰非桑羊輩之辜其所以發之者鄭當時也當時首惡智詐之毒湯湯激注而孟堅引其推進借史筆以夸大之其可乎謹論

周公對

或曰孰謂管叔蔡叔之於周公親而不賢不賢不宜封親不宜殺旣封而又殺之於周公爲有過哉周公相武王成天下建親分地以固其本使二叔前有凶德猶將擇賢輔而立之惟其無咎如何而不與封哉不封則周公失親親之道於仁累矣天下虐紂日久變而爲周無有不得其順者然二叔先惡自用不能循先王之法以保其地惟忠賢是讒惟紂子是從周公如何而不誅不誅則天下將

復其故文武之業不克 傳其害義亦甚矣管蔡之誅周公之義封與誅仁且義周公固無過也孟子謂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吾終於仁而已吾於是見周公不幸而有過也周公不享其利而孟子且過之身享其利而行周公之事吾乃知聖人之絕之也

不遷怒不二過解

孔子稱顏淵曰不遷怒不貳過說者云不遷怒者

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夫任情而喜怒無足譏道焉者怒不過分當其理而不移而吾信其喜怒未見可稱者顏淵之爲道於孔子至焉而少間耳乃不離乎常人之所能而稱之理豈然哉人之爲情者七而喜懼愛惡哀欲六者之感人其來也漸得以思而循其理焉惟怒之爲情中人暴甚自非安於至誠反已而自省者未有不從而動焉故君子之重之也予謂不遷怒云者顏回安於至誠反已

內省不為怒之所移耳又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然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顏淵之心不善無從而至焉予謂二者疑也過者適中之謂也不貳過云者顏淵處道至明發乎其心無有不得其中者欲不疑於失中之過也無怒以能遷無過以能貳吾於是見顏淵所以為心也曰然則顏淵其聖者歟曰至聖人矣其未至聖人之至者惟聖人能知之

奔者不禁解

周禮司徒媒氏之職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中春陰陽

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重天時權許之也

若無

故而不用令罰之

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

說者之意以為重

天時故權許其奔而不禁也然禮之為言所以關束人情而事為之制而於男女夫婦之際尤切切謹嚴分別將以驅生民一蹈於法而不陷於亂耳孔子修春秋諱國惡至於夫人遜於齊會於禚之類皆直書以譏之宋火伯姬以傅母不至不行而火死春秋大之詩以關雎淑女之德冠於周南而

潔正之行美於召南其於列國刺奔刺亂刺淫昏者凡二十餘篇所以見孔子之用心於是也愈勤矣豈不謂明人倫興教化治國家天下斯其大本歟獨周官書乃權許之周官書雖不見正於孔子然其傳以爲周公立一王之制以爲後世法而使治國家天下者每歲中春輒縱奔者以之爲治曾夷狄之不如何禮法之爲哉予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若者連及之詞謂民有奔者輒不禁止及無故

而不嫁娶者媒氏皆得罰之也五經之說謬妄有之未有敗害禮教如是之甚者故予爲之辭

萬曆乙卯仲夏南州朱謀埠

李克家
重校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之三十三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之三十四

明監察御史侯官陳一元校

布政使麻城李長庚

按察使桐鄉沈蒸訂

知縣龍溪馬鳴起閱

雜著

里醫之言

周煥秦潰漢維魏承歷代更主張紀綱建法度則
方冊存焉論者謂聖人者言治心治身治國家天

下舉曰仁義而已漢魏而下曠世持久載籍可觀
政具尤悉所謂治心治身治國家天下焉者孰不
曰要之仁義之歸而已矣率仁義之治而德教壅
涸者有之生物橫悴者有之何聖人者之言施之
於事如是之異耶某論之曰予里中有醫工凡百
骸之孳植六府之環回表裏相依精氣布流色迎
聲諦指鈎心決刻日語人以生死期卒不夸妄醫
之隣有蘊病者幾七日造其廬而請焉醫曰子之
疾一之年子今亾矣夫疾豈謂筋弱氣衰暴于其

外而謂疾哉雖百骸舉安氣有所抑萌于其中斯
固疾已故輔藥之道三曼膚愉神先藥自將上也
疾萌于中圖翦其萌中也暴于其外一旦勤勤然
者下也子之疾雖暴于其外然餌吾劑審如吾經
禦其爲仇害者後百日乃可瘳疾者徃及期勿平
而益加又造醫之廬曰如期勿平先生其給乎醫
復視之却立曰子嘗某物食張仇害之勢燄倒鐵
鉞而授柄未有見其勝也當如鄉者之言後百日
尚可瘳疾者謹如其教如期而疾果大愈夫一身

之疾藥非不工也物有害之弗平而益加天下之疾箴以仁義而害於邪說欲其渥澤汪濊其可得乎自戰國陵夷經籍歇滅簡編詭制僵不可植于斯之時嚮利尋釁之徒咸以術進百家並建墨粉交績以至倡發異端緣智巧飾鼓行乎天下世間俗習愈久而益恬故其治與三代差遠蓋政蔽而道厖非仁義罪也且聖人之言仁義也者性誠先覺篤實光大研神之變抗天之運致之於用然格善戰之謀塞任刑之兌尊心於至和之際措躬於

無邪之適動有章程居有彝則周流而無迹經略而不遷端拱崑廊之上熏冒蒼垠之表豈非守之至簡約行之至廣密者歟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其人舉之而已舉之柰何曰如醫之言

灌淵之魚

谿谷之水激注瀉湫彌厓缺合留爲灌淵澈靚幽壑蓋鱗屬之宮隩也瀕溪之居者有畸叟在焉畸叟肩括淵中之利諭閭巷之間曰前有灌淵吾嘗封焉淵之魚自鯤而鯢交首橫鬣春孳陽隳夏入

冰垠乃今而往彼哉孰有且帛于吾軀粒于吾嗑
茲焉是依無何聞之於里中惡少年者少年數十
輩頭會相與謀曰灌淵之大鱗屬之息畸叟奚爲
而採置諸懷獨能斂手袂間而悚其教乎於是焉
罟網罾笱掩擊顛倒敗其宮奧若取釜中及其已
則淵魚且盡其存者濡沫而勞尾者矣之人也未
始知之異日呼其子曰向之魚筦于吾且久其洋
洋于于者乎待其子而往注睛四視其出游者儻
有焉叟意貢墳梁石以蔽投蕭以慘復諭其閭巷

曰灌淵之上力用加苦設有攘吾利者吾弗徒已
也旣而惡年少亦悛其宿圖久之又屬其子而往
焉視其出游特大者跳躍去來而小者無幾叟益
惑不知其出西澤有業漁者過畸叟曰子藏魚于
淵舉識其類乎畸叟者曩不槩意曰吾觀江之鱉
音大而有絕力其類之芒芒而勢不興或者皆爲
其所以并食之雖溪谷間亦不殊路子畏罟網之
濬而不知其類之大而有絕力者并食之之爲害
也矣安愚子曰天王之大寓其灌淵也耶籍數編

民其灌淵之魚也耶汙官刻吏惡少年罟網之具也耶鉅室倖民害淵之大魚也耶國帑之賦登十而一汙官刻吏又強半之鉅室倖民倍稱而盡取若是棲魚于淵畸叟之獲弗加錙毫豈特爲惡少年害魚之利乎雖少年之已悛而害魚之未判吾不知淵中之芑芑者殘其性也耶樂其生也耶

都盧之言

粵絕都會莊岳交通之道人有植脩木幾百尺躒于四隅填填淵然鼓于其側舉都之人荅鼓而至

竦頤累趺環立如堵是人也瓠解而噪呼喉中出絡下語緣木行空指之所膠踵之所倚岌然顛隕翩然振起梟鳶盤嬉猿狙肆捷曾未盈晷而變易電幻殆不若人有也已之覲負卵童乃舉厥筐抵于環立者所以金錢適有耗賈過焉憮然而語曰號物爲萬人犯其一有聾盲蹇僂之苦者命有不幸矣有連兵轉餉之勞者時有不幸矣汝曹陶生聖世肖貌母缺曷不假田粹土稼而粒乎曷不構廬分植緝而帛乎曷不業工逞巧而亟售乎曷不

殫財掩匱而集羸乎利生多岐孰攘孰圍柰何栖
然婦從其姑母提其嬰暴露秦疆浮遊宋野沂淮
亂江躡吳蹙越輕遺體若紘緹而爲資身之策豈
其善耶竿者嫚之曰若能習吾所爲乎眊賈愀然
作色曰吾辨賚以親子反傲我乎竿者曰子之業
則不遷矣吾固若子也且嘗語子乎吾之道始者
篤場圃以跳梁俯堂涂而踊陌鬼惴坎窪神兢磧
礫如是者累月矣旣而阡倍尋之危批數仞之表
搶榆枋而特上漸于桷而遐戾如是者積有年矣

然後支體順投神氣完守雖層崖絕壁雲鳥勸飛
千出萬殊劔戟紛揮於吾前未嘗易志而鼻

音鼻視

語曰內巧專而外滑消不膚撓而不目逃弗吾加
矣投能且爾矧百尺之木哉以之角萬夫則有夸
譽矣以之食力則無大責矣夫擿于砥道或離蹶
踣之患又吾之所爲乎儻有人焉雅不習爲粹跋
乎高智外不可當乎十日之視內已深乎夏畦之
疾其不縻軀殍族者天幸之萬一耳惡能名聞之
章著乎吾所以宿其業置用在我奚累之及乎安

愚子聞之曰有道而寄者豈其人哉求之於世德業其大技能歟名位其大脩竿歟荷人爵登臣陛內以獻道於君外以利澤於民必有久德大業然後享崇高莫大之位外澤利於百姓內環省於胷中無所愧負故德業著而位不加有國之羞也爵位高德業昧身之殃也吾惡夫急日月連黨與進不由道險詖以取榮譽其詐不售則哀歌悲謠誹政譏世之爲也不幸而當所欲外則驕蹇敗撓尋至其脫然者亦天幸之萬一耳豈仕人之知顧出游民之下不然矣不然矣竿者不省其氏族而其伎種於都盧爲都盧之言以自警云

福州五戒文

觀今之俗爲父母者視已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爲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人之子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財兄弟分養乃至織悉無有不校及其亾也

破產賣宅以爲酒肴設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爲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不善乎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卽成怨隙至有興訴訟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爲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願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

爲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糜費已而校奩橐朝索其二暮索其二姑辱其婦夫虐其妻求之不巳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爲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要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并商賈欺謾太率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强者食啗曾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爲施與冀滅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爲福孰若減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

行以畏神理爲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爲良善其議至明不可不誌

論鄉老諸生文

某備位刺史行春奠之禮於孔子廟郡之士人來相予職爰及耆艾亦集庭下旣延之坐謹問之曰唯爾諸老前觀刺史之政多矣吾州數萬族人情善惡亦唯萬殊刺史爲治孰不欲興利去害宣流風化與古爲比逮及三年民未之信則又去矣將良吏之難值耶抑治道之難至耶某德業不能過

人智術不能濟衆夙夜悉心唯民實憂察禁邪猾扶善沮惡使強弱各安其分然未免於刑罰豈足爲治哉至於孝慈友弟敦厚信讓之風將有望於諸老老者之言少者之法父詔其子兄命其弟相率以從教一家修之一國効之能以興禮讓而止獄訟亦諸老有助於刺史也州郡之有學所以勵賢才而進德業必有師友頡訓導之方爲之治經術習文章講道義以稱厥職設非其人而冒居之學不用成民罔攸信某之治郡甫爾士人之脩德

行與經術文章者莫知其誰譬諸蒙霧罔識處所
諸公各以至公之心而稱舉能者以備其闕孔子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諸生條陳其人
實密其封予將擇焉

杭州戒弄潮文

斗牛之分吳越之中唯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
怒乃其俗習於以觀遊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
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
爲矜誇時或沈溺冤鬼永淪於泉下妻孥望哭於
水濱生也有涯蓋終於天命死而不弔重棄於人
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
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雜說

李靖稱符堅之敗非謝玄之善秦諸軍皆潰敗唯
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之子寶勸
垂殺堅不果此所以秦師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
爲垂所陷明矣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予
觀秦伐江南唯垂曰晉武平吳唯張杜而已若昧

羣臣豈能成功以此謂垂陷堅未盡矣垂知進討之爲利不能料堅之材堪與不堪辦事此所以勸之也當謝玄隔肥水爲陣夫兵半渡而擊之利以是堅許却軍也玄以八千之衆當百萬渡水而薄人兵家所忌豈不知此乎蓋料堅之陣大槩難整然後觀形勢也既而堅陣果動玄濟而戰堅衆遂潰使堅之陣難却而整玄必不濟矣此玄之料事合於機變若以垂軍獨爲陷堅當其以千騎赴垂信子寶之言取堅如振替葉垂之不爲足驗垂無

陷堅之意夫善用兵者雖敗不亾垂一軍之全法制在焉垂不能知堅之材則可罪謂之陷堅誣矣王景略之亾唯勸堅勿伐江南景略盡知堅之材故云耳

福唐水居船舉家棲于一舟寒暑食飲疾病婚姻未始去是微哉其爲生也然觀其趣往來就水取直以自給朝暮飢蔬一枰不知鼎飪烹調之味也緼衣葛服不知錦紈粲粲之美也婦姑荆簪不知塗脂粉黛之飾也蓬雨蓆風不知大宇曲房之適

也相羊窮年少而老生而死一事不入於中矣與
夫陰懷賊險乘利求偉盛時翕翕其敗熄滅無種
孰爲勝負耶

開元中霓裳羽衣盛行於時唐末兵戈浸以微滅
今河中有舊譜而其字形與世之譜字感粟笙皆
不合無從而得唯法曲散序無拍謂霓裳之遺音
未必然也守程精通音律悼其亾缺仿像法曲造
之寄林鐘商華日新亦造望瀛懷仙二曲世人罕
得其本也

慶曆間予在館閣嘗見九仙經會脩崇文總目凡
怪誕之說擯而不取故家無傳本及來泉山抱病
數年頗讀醫方藥石之說漸入脩生之要以精氣
神爲妙用故仙經丹訣亦歷攬焉然取其可以資
身者若神仙云云吾不與也已

孫子書其文有三代風而其致旨一切取勝蓋戰
國事也至於精思明決數千年以來兵家成敗未
始有出其畔域者信絕世之高智乎予愛其無智
名無勇功之說故錄之

或曰鼂錯爲景帝謀削諸侯以尊漢而陷於仇人身死都市事適未就而遭讒被禍其誠忠矣而楊子雲乃以爲愚何哉愚錯而孰爲忠邪曰錯誠忠矣然爲漢謀諸侯則曰削亦反不削亦反非愚而何若主父偃賈生推恩以分地乃謀者之長策烏孫公主七十餘持攜男女還漢人生匹偶故有常理而楚王嫁異國配胡人豈獨楚王之不才漢之醜無時可滅又啓後世和親外夷之端張騫之罪也

漢通外國以弊羌氏斯其無策之甚夫撫安夷狄而威制之蓋慮爲邊患耳豈致意於天馬羗牛異物詭說哉過猶不及也

甚哉愛之蔽人也唐太宗指麾而定天下及夫拔佩刀議太子何其不明以至是乎甚哉利之移人也漢高祖父妻男如此不顧則利能奪愛婦人於愛爲最深而武后自殺其子以固權嗟乎孰可與論是邪

夫人明慧稟於天資不可強而學士當盡心於其

間金鐵之磨礪既鍊其質又從而成器太阿龍淵
資夫人力者故鍊而成器學者勉之

士之習末也久矣今爲詩賦者尙不知何等事爲
文章況文章士之末邪欲人之興行如曾顏治民
如龔黃者難矣

予自閒居日造吾門者道對偶事以爲才不才嗟
乎治道何從而興士亦罕有自立者其理然也

古之人言命者亦云歸之於天蓋非人之所能測
云爾異乎今之言命者有陰陽日月星辰歲時異

端之術幸而時合則莫不推引以爲驗也甚哉人
之好怪也久矣古之人不語也卜筮最古春秋時
有相骨日者後世尤盛唐初乃有論命之說今之
三命星筭分爲二門而善七曜多本胡法此日者
所以博濟耳

予少時治經書觀聖人於刑獄尤諄諄尙書所載
最爲詳密私心以爲天下萬務若生民不得其平
又豈專在刑獄乎及仕宦二十年歷事日久然後
知生民之患莫大於獄失其情官巧文律嗚呼聖

人之意深矣

予每讀易至於決獄用刑之說其卦多有離象而用在剛陽之爻蓋非明不燭非剛不決君子有是二者濟以仁恕斯可謂士矣

樂自王朴之後無述作仁宗時李詔重造樂器廢朴鐘磬其後復用阮逸胡援更作新樂蜀人房庶又爲異議迄今無定論林氏巽之學通易卦太陽太陰以定律管先儒所未言

評書

鍾王索靖法相近張芝又離爲一法今書有規矩者王索其雄逸不常者皆本張也旭素盡出此流蓋其天資近者學之易得門戶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爲佳若模象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爲耳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遼思焉及得原叔鼎器銘又知古之篆文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唯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得一體故古文所見止此惜哉
唐初二王筆迹猶多當時學者莫不依倣今所存

者無幾然觀歐虞褚柳號爲名書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學大令者多放縱而羲之投筆處皆有神妙予嘗謂篆隸正書與草行通是一法吳道子善畫而張長史師其筆法豈有異哉然其精粗繫性之利鈍學之淺深古人有筆塚墨池之說當非虛也

近世篆書好爲奇特都無古意唐李監通於斯氣力渾厚可謂篆中之雄者學者宜如此說然後可與論篆矣

張長史正書甚謹嚴至於草聖出入有無風雲飛動勢非筆力可到可謂雄俊不常者耶

長史筆勢其妙入神豈俗物可近哉懷素處其側直有僕奴之態況他人所有擬議

智永草書千文蓋七百本唐初尚有存者太宗取其最精者模寫勒石云律呂調陽是也

顏魯公天資忠孝人也人多愛其書書豈公意耶閩中無佳石以堅木刊字往往有予筆迹模刻多或失真自今年來眼昏求書者一切謝絕向時子

弟輩多蓄予字皆為人持去余有澄心紙百幅李
庭珪墨數丸皆人間罕見者當作諸家體以傳子
孫其餘非故人不能作手書子弟輩得余書者當
自收之

每落筆為飛草書但覺烟雲龍蛇隨手運轉奔騰
上下殊可駭也靜而觀之神情歡欣可喜耳蘭亭
模本秘閣一本蘇翁家一本粗有法度精神其餘
不足觀也石本唯此書至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健
可愛或云出於河北李學究家今王公和所藏也

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唯隸書最盛八今

分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書為世所尚元魏

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今存者李

德林碑褚書
三龕碑是也瘞鶴文字有楷隸筆當隋代書世云

逸少殊無髮髯也

文房四說 一作雜評

新作無池研龍尾石羅紋金星如玉者佳筆諸葛
高許頔皆奇物紙澄心堂有存者殊絕品也墨有
李庭珪承晏易水張遇亦為獨步四物文房推先

好事者所宜留意散卓筆心長特佳耳

研端溪無星石龍尾水心綠紺如玉石二物入用
餘不足道也墨李庭珪爲第一庭寬承晏次之張
遇易水次之陳朗又次之不獨造作有法松煙自
異當辨是也紙李王澄心堂爲第一其物出江南
池歙二郡今世不復作精品蜀牋不堪久自餘皆
非佳物也筆用毫爲難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散
卓及長心筆絕佳常州許頓所造二品亦不減之
然其運動隨手無滯各是一家不可一體而論之

也

歙州績溪紙乃澄心堂遺物唯有新也鮮明過之
今世紙多出南方如烏田古田由拳温州惠州皆
知名擬之績溪曾不得及其門牆耳婺源石研有
羅文金星蛾眉角浪松文豆斑之類其要在堅密
溫潤天將陰雨水脉自生至可磨墨斯可寶者黃
山松煤至精者造墨可比李廷珪然匠者多貧人
於以求利故不逮也近有道人自能燒烟遣令就
黃山取煤必得佳者歙州此三物奇絕唯好事以

厚資可致之若臨以官勢莫能至也

李隩下於績溪而優於由拳與烏田相埒循州藤紙微精細而差黃他處以竹筋不足道房用之筆果可用鋒齊勁健今世筆例皆鋒長難使比至鋒銳少損已禿不中使矣

余收歙州父子四世五人墨超自易水來江南爲歙人超之子庭珪珪弟庭寬寬子承晏晏子文用用之後墨無傳焉有孫惟慶今爲墨務官李氏墨超始知名珪或爲邽與寬最精好承晏而下不能

用家法無足取者世之好奇者多借庭珪姓名模倣形制以造之有至好者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辨之脩條數等傳諸雅尚之士或有未見他日續其後

墨賢老久而膠盡也故以古爲稱世以歙州李庭珪爲第一易水張遇爲第二珪復有二品龍之雙脊者爲上一脊次之遇亦二品易水貢墨爲上供堂次之近世兗州陳朗亦爲精庭珪弟庭寬子承晏晏子文用皆能世業然差不逮也近輒絕無有

也

世有王君得墨易水張遇歙州李庭珪庭寬承晏文用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末五代以來知名者然人間少得之皆出上方或有得者是爲家寶也

李庭珪墨爲天下第一品祥符治昭應用爲染飾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也其族庭寬寬之子文用亦造墨較之其祖莫能及也過睢陽倅車李侯言有庭寬墨遂得之李氏墨余得其三世者可謂

富矣

新安所作墨甚佳然其名印以庭爲廷非是又肌理不細椎練不熟使墨工得一見之爲語其未至必能少進其藝南方蒸濕古墨尚覺有潤況其新者宜以漆匣密藏之入秋冬間可用耳

欲求李庭珪墨終難得或庭寬承晏文用皆其家法易水張遇亦爲精好然庭珪圓墨殊未覩矣近得歙煙令造墨便有李庭珪風采不爲浮光乃知木性隨其地土所異予嘗有辨信不誣矣

昔年洛下爲留守推官事宋公見遷李庭珪墨自爾書笥中稍或益之漸至知墨墨之說尤爲精微唐彥猷殊通此理沈立之見示盤溪水甌置水則碧色宜墨予按廣韻樊槻木可以漬水蓋聲之誤也造墨多用秦皮亦此類今日微雨差涼盡出研墨以觀之京居少暇被疾在告因及之

唐彥猷作紅絲石硯自第爲天下第一黜端巖而下之論者深愛端巖莫肯從其說予嘗求其所以勝之理曰墨黑物也施於紫石則昧曖不明在紅

黃自現其色一也研墨如漆石有脂脉助墨光二也研必用水雖先飲之何研之差故爲天下第一東州可謂多奇石紅絲黑角黃玉褐色凡四種皆可作研而黑角尤精出於近日極有佳趣端巖龍尾不得獨步於當世其理然耶

東州可謂多奇石自紅絲出其後有鵲金黑玉研最爲佳物新得黃玉硯正如蒸栗續又有紫金研其餘紅斑黑斑不堪作硯造茶器亦大好其下州郡未見如此奇石也東州固多奇石始得紅絲研

後又得黑角研黃玉研今得褐石研黑角石尤精
好如紅斑黑斑可作茶器而不堪爲研如州豆
斑青角不足道也向者但知有端巖龍尾求之不
已遂極品類僕之所好有異於人乎青州石末研
受墨而費筆龍尾石得墨遲而久不燥羅文石起
墨過龍尾端溪龍窟巖紫石又次之古瓦類石末
過此無足議也

蜀牋惟白色而厚者爲佳今上方有故時貢者實
可愛也近歲利在薄而易售以是絕不佳此物乃
可惜耳常州強武賢造粉牋殊精雖未爲奇物然
於當今好事亦難得耳雲母粉不利人日用者宜
審之吾嘗禁所部不得輒用竹紙至於獄訟未決
而案牘已零落況可存之遠久哉

研記

端州崔生之才居端崑側家蓄石工百人歲入硯
千數十年無可崔意者一旦工者於後崑百丈院
剖石得紫龍卵其里人來觀者持羊酒賀造成研
長尺廣減十之四厚重寬平開匣粹潤若有德君

子上下眼各四當中暈七重又有文表裏無有纖瑕微近手則潤澤可磨墨矣崔抱研輒忘寢食者久之念奇寶不可私藏誰其當之不遠千里授使者以來遘予齋戒發封諏吉日以澄心堂紙李庭珪墨諸葛高鼠鬚筆爲之記皇祐癸巳十二月二十八日

茶記

王家白茶聞於天下其人名大詔白茶唯一株歲可作五七餅如五銖錢大方其盛時高視茶山莫

敢與之角一餅直錢一千非其親故不可得也終爲園家以計枯其株予過建安大詔垂涕爲余言其事今年枯枿輒生一枝造成一餅小於五銖大詔越四千里特攜以來京師見予喜發顏面予之好茶固深矣而大詔不遠數千里之役其勤如此意謂非予莫之省也可憐哉乙巳初月朔日書

王墨辨

此美公因而留墨以墨本

曾君視予墨丸其面文曰新安土色香墨音漫日歙州李庭珪肌理光膩與今之李庭珪墨形

模不類也其名字不同却珪形制復異謂之真庭

珪墨其可乎然李超與其子庭珪唐末自易水度

江至歙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

奚江南賜姓李氏超墨世不復傳某嘗侍仁宗羣

玉宴輒賜得之其面文新安香墨其基歙州李超

造與今所視形制切相類也予謂超與珪始至新

安各出姓名尚用邽字超死而珪業益精面有龍

紋而其名亦用邽者乃知名字不同形制有異者

作之有先後也或曰何以決知之曰類其父超也

蓄藏於中數十百年非偽効也予既辨之而墨遂

歸吾家墨哉可無恨矣書其說以贈曾君或墨之

思攬予說可以少解嘉祐八年癸卯九月二十八

日莆陽蔡某記

芝草述

福州連江縣寧善鄉崇德里保福院產芝一本四

月八日癸未令朱定得之詣府質黑而堅葉如側

荷其上又出一本離爲六莖枝柯聳密中有連理

末如燕尾而朱藏之高可尺許世傳古篆芝字皆

枝葉扶疎豈古人象形而作乎而漢齊房歌曰九
 莖連葉玄氣之精正謂玄芝而有九莖與葉連也
 芝之為物在處有之大較形類苗孺音軟近無是比
 儻或有焉而予未之見也故特書之樞密直學士
 尚書禮部郎中知軍州事蔡某題

日蒲題蔡某詩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之三十四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之三十五

明監察御史侯官陳一元校

布政使麻城李長庚

按察使桐鄉沈蒸訂

知縣龍溪馬鳴起閱

茶錄

序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
 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

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伏惟清閒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敘

上篇論茶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珎膏油去聲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視人氣色也隱

然察之於內以肉理潤者為上既已末之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鬪試以青白勝黃白

香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珎果香草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味

茶味主於甘滑唯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

癸忠惠集 卷之三十五 二十四
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品者以此

藏茶

茶宜蒟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蒟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溫以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兩重乃止以鈴箝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

碾茶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椎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羅茶

羅細則茶浮麤則水浮

候湯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沈前世謂之懈

眼者過熟湯也况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

燂盞

凡欲點茶先須燂盞令熱冷則茶不浮

點茶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

建人謂之雲脚

擊拂湯上盞可四分則止眊其面色鮮明着盞無

水痕為絕佳建安鬪試以水痕先者為負耐久者

為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下篇論茶器

茶焙

茶焙編竹為之裹以蒭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葉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蒭籠成之置高處不近濕氣

砧椎

砧椎蓋以碎茶砧以木為之椎或金或鐵取於便用

茶鈴

茶鈴屈金鐵為之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鐵為之黃金性柔銅及鑰石皆能生銹音星不入用

茶羅

茶羅以絕細為佳羅底用蜀東川鶯溪畫絹之密者投湯中揉洗以冪之

茶盞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燴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不及也其青白盞鬪試家自不用

茶匙

茶匙要重擊拂有力黃金為上人間以銀鐵為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黃金爲上人
間以銀鐵或甕石爲之

後序

臣皇祐中脩起居注奏事仁宗皇帝屢承天問以
建安貢茶并所以試茶之狀臣謂論茶雖禁中語
無事於密造茶錄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爲掌書記
竊去藏藁不復能記知懷安縣樊紀購得之遂以刊
勒行於好事者然多舛謬臣追念先帝顧遇之恩

攬本流涕輒加正定書之於石以永其傳治平元
年伍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事中臣蔡某謹記
荔枝譜

第一

荔枝之於天下唯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
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
上林云雜遝離支蓋夸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趾
七郡貢生荔枝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
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

官省之魏文帝有西域蒲萄之比世譏其謬論豈
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
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
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旣形於詩又圖而
序之雖髣髴顏色而甘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
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
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以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
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今之廣南州郡
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

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
真荔枝者也閩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興化
軍最爲竒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高而寂寥無
紀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蓋亦有之而未始遇
乎人也予家莆陽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由
鄉國每得其尤者命工寫生稊集旣多因而題目
以爲倡始夫以一木之實生於海瀕崑險之遠而
能名徹上京外被夷狄重於當世是亦有足貴者
其於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植而又

道理遼遠會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少發光采此其所以爲之嘆惜而不可不述也

第二

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唯種荔枝當其熟時雖有他果不復見省尤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別品千計不爲滿意陳氏欲採摘必先閉戶隔墻入錢度音鐸錢與之得者自以爲幸不敢較其直之多少也今列陳紫之所長以例衆品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

鮮紫殼薄而平瓢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似丁香母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荔枝以甘爲味雖百千樹莫有同者過甘與淡失味之中唯有陳紫之於色香味自拔其類此所以爲天下第一也凡荔枝皮膜形色一有類陳紫則已爲中品若夫厚皮尖刺肌理黃色附核而赤食之有查食已而澁雖無酢味自亦下等矣

第三

福州種植最多延施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處一

家之有至於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鬱爲林
麓暑雨初霽晚日照曜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
之間焜如星火非名畫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觀
覽之勝無與爲比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
券若後豐寡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爲紅鹽去聲者
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
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醜之
故商人取益廣而鄉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
千萬億而鄉人得飲食者蓋鮮矣以其斷林鬻之
也品目至衆唯江家綠爲州之第一

第四

荔枝食之有益於人列仙傳稱有食其華實爲荔
支仙人本草亦列其功葛洪云蠲渴補髓所以唐
羌疏曰未必延年益壽蓋云雖有其傳豈果能哉
亦諫止之詞也或以其性熱人有日噉千顆未嘗
爲疾卽少覺熱以蜜漿解之其木堅理難老今有
三百歲者枝葉繁茂生結不息此亦其驗也

第五

初種畏寒方五七年深冬覆之以護霜霰福州之
 西三舍曰水口地少加寒已不可植大略其花春
 生簌簌然白色其實多少在風雨時與不時也有
 間歲生者謂之歇枝有仍歲生者半生半歇也春
 花之際傍生新葉其色紅白六七月時色已變綠
 此明年開花者也今年實者明年歇枝也最忌麝
 香或遇之花實盡落其熟未更採摘虫鳥皆不敢
 近或已取之蝙蝠蜂蟻爭來蠹食園家有名樹旁
 植四柱小樓夜棲其上以警盜者又破竹五七尺
 搖之咎咎然以逐蝙蝠之屬

第六

紅鹽去聲之法民間以鹽梅滷浸佛桑花為紅漿投

荔支漬之暴乾色紅味甘酸可三四年不蟲去聲脩

貢與商人皆便之然絕無正味白曬者正爾烈日

乾之以核堅為止畜之甕中密封百日謂之出汗

去上聲汗耐久不然踰歲壞矣福州舊貢紅鹽蜜煎

二種慶曆初太官問歲進之狀知州事沈邈以道

遠不可致減紅鹽之數而增白曬者兼令漳泉二

郡亦均貢焉蜜煎剝生荔枝竿出其漿然後蜜煮之予前知福州用曬及半乾者爲煎色黃白而味美可愛其費荔枝減常歲十之六七然脩貢者皆取於民後之主吏利其多取以責賂曬煎之法不可行矣

第七

陳紫已下十二品有等次
虎皮已下二十品無等次

陳紫因治居第平窳坎而樹之或云厥土肥沃之致今傳其種子者皆擇善壤終莫能及是亦賦生之異也

江綠大較類陳紫而差大獨香薄而味少淡故以次之其樹已賣葉氏而民間猶以爲江家綠云方家紅可徑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枝之大者皆莫敢擬歲生一二百顆人罕得之方氏子名蓁今爲大理寺丞

游家紫出名十年種自陳紫實大過之

小陳紫其剗去陳紫數十步初一家并種之及其成也差小又時有稊核者因而得名其家別居二紫亦分屬東西陳焉

宋公荔枝封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或云陳紫種出宋氏世傳其封已三百歲舊屬王氏黃巢兵過欲斧薪之王氏媪抱封號泣求與封備死賊憐之不伐宋公名誠公者老人之稱年餘八十子孫皆仕宦

藍家紅泉州爲第一藍氏兄弟圭爲太常博士丞爲尚書都官員外郎

周家紅獨立興化軍三十年後生益奇聲名乃損然亦不失爲上等

何家紅出漳州何氏世爲牙校嘗有郡將全樹買之樹在舍後將熟其子曰領卒數十人穿其堂房乃至樹所其來無時舉家伏藏欲卽伐去而不忍今猶存焉

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綠核頗類江綠色丹而小荔枝皆紫核此以綠見異出福州

圓丁香丁香荔枝皆旁去聲帶大而下銳此種體圓與味皆勝

虎皮者紅色絕大繞腹有青紋正類虎斑嘗於福州東山大乘寺見之不知其出處

牛心者以狀言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福州唯一株每歲貢乾荔枝皆調於民主吏常以牛心爲準民倍直購之以輸予嘗黜而不用

玳瑁紅荔枝支上有黑點疎密如玳瑁斑福州城東有之

硫黃顏色正黃而刺微紅亦小荔枝以色名之也朱柿色如柿紅而扁大亦云朴柿出福州

蒲桃荔枝穗生一朵至一二百顆將熟多破裂凡荔枝每顆一梗長三五寸附於枝此等附枝而生樂天所謂朶如蒲桃者正謂是也其品殊下蚶殼者殼爲深渠如瓦屋焉

龍牙者荔枝之變怪者其殼紅可長三四寸彎曲如瓜牙而無瓢核全樹忽變非常有也興化軍轉運司廳事之西嘗見之

水荔枝漿多而淡食之蠲渴荔枝宜依山或平陸有近水田者清泉流漑其味遂爾出興化軍

蜜荔枝純甘如蜜是謂過甘失味之中

丁香荔枝核如小丁香樹病或有之亦謂之稬核皆小實也

大丁香出福州天慶觀厚殼紫色瓢多而味微澁雙髻小荔枝每朵數十皆並蒂雙頭因以目之真珠剖之純瓢圓白如珠荔枝之小者止於此十八娘荔枝色深紅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冢在城東報國院冢旁猶有此樹云

將軍荔枝五代間有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出福州

釵頭顆紅而小可間婦人女子簪翹之側故特貴之

粉紅者荔枝多深紅而色淺者爲異謂如傅朱粉之飾故曰粉紅

中元紅荔枝將絕纔熟以晚重於時予嘗七月二十四日得之

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穗生梗如

枇杷園中近亦有之 山在梧州

右三十二品言姓氏尤其著者也言州郡記其所出也不言姓氏州郡四郡或皆有也嘉祐四年歲次己亥秋八月二十日莆陽蔡某述

萬曆乙卯仲夏南州朱謀埠

李克家 重校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之三十五

